

走到十字路口上的世界贸易组织

阿泽维多还是第一位来自“金砖国家”的WTO总干事。有人就此认为,围绕这个位置的角逐,其实就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贸易角力的缩影。

如果阿泽维多不能重启像多哈回合这样雄心勃勃的全球贸易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不仅它本身的功能会大大缩水,总干事这份“牵头人”的差事更会变得无足轻重。

2013年似乎注定属于拉丁美洲。继两个月前阿根廷枢机主教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被推举为天主教罗马教皇后,当地时间5月7日,巴西候选人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击败同为来自拉美的竞争对手、墨西哥前贸易部长埃米尼奥·布兰科(Herminio Blanco),当选世界贸易组织(WTO)下一任总干事。

WTO总干事任期一般为四年,可连任一届。目前是现任总干事法国人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担任这一职务的第八年。阿泽

维多将在今年9月1日正式上任,届时他将成为世贸组织自1995年诞生以来首位来自拉美的“掌门人”,这是拉丁美洲的荣耀,也体现了这一地区与日俱增的全球地位。

尽管最后一轮“二选一”的投票过程是保密的,但西方媒体确信,墨西哥候选人布兰科得到了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的支持,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以及绝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把票投给了阿泽维多,最终帮助他登上了总干事之位。这既可以被看成是一次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经济新势力的胜利,同时也是巴西蒸蒸日上外交影响力的体现。虽然美国和欧盟27个成员国很早就表示并不反对阿泽维多,但仍有分析家担心,“史上最激烈的竞选”可能会加剧世贸组织内部本就难以调和的南北分歧。

阿泽维多真可谓“临危受命”,因为这个总部位于风景如画的日内瓦莱蒙湖畔的国际组织眼下正站在前景晦暗的十字路口。

WTO 多哈回合谈判谁能终结

在之前的角逐中,当选总干事的阿泽维多的竞选口号是:“你需要一个真正在世贸组织内部工作过,熟悉世贸组织内部各色人等以及各项机制的人。”而他的竞争对手布兰科的回应则是:“这样的人才当然很好,但他们在过去的八年到底做成了什么?”

布兰科指的无疑是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它不仅戳到了阿泽维多的软肋,也直指WTO现任总干事拉米八年政绩中的“短板”。作为拉米的接任者,它也将是阿泽维多接手的一个烫手山芋。的确,在阿泽维多必须应对的各种巨大挑战中,最重要、也最迫切的一项,正是抢救奄奄一息的多哈回合谈判进程。

按照WTO的最初计划,多哈回合谈判应当于2005年1月1日前全面结束谈判,但由于主要谈判国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争执不下而被多次搁置、恢复、再破裂……这使得拖了11年之久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多哈回合成为史上历时最长的一轮谈判。

WTO后来曾多次延迟最后期限,但均未完成多哈回合谈判。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给谈判带来许多新的难题,它实际上已处于“植物人”状态。其间,按惯例两年一届的部长级会议也一度停止。2011年曾经被许多人寄予厚望,被认为是完成多哈回合谈判“成败在此一举”的最后期限,但由于随后的2012年是主要大国政府集中换届的“超级大选年”,受各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稍纵即逝的机会再度白白浪费。

不过,稍稍令人聊以自慰的是,虽说多哈回合一再陷入僵局,但谈判也并未像此前一些

专家预言的那样自动终止。今年初,阿泽维多还是一个竞选者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他不相信有人能够正式终结多哈回合。这可能就是WTO这类多边谈判机制的最大特点,谈判一经启动,任何一方都不愿意轻易退出。

如果阿泽维多不能重启像多哈回合这样雄心勃勃的全球贸易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不仅它本身的功能会大大缩水,总干事这份“牵头人”的差事更会变得无足轻重。事实上,情况可能会更糟,因为这是一个不进则退的游戏。正如贸易官员们已经看到的,最大的损失也许还不在于关税壁垒难以降低而对全球贸易造成抑制,它将危及世贸组织本身的继续存在和顺利运转。

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已经在另谋出路。早在

▼ 背景资料

多哈谈判的“三个死结”

多哈回合谈判,又称多哈发展议程,是WTO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中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它的宗旨是促进世贸组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贫穷国家的经济繁荣。根据世贸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任总干事、爱尔兰人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的说法,一旦谈判达成,每年至少能够为全球创造3600亿美元的新贸易额。

多哈回合谈判包括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争端解决、知识产权、贸

易与发展以及贸易与环境等8个主要议题。谈判的关键是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其中农业问题、发展问题以及服务贸易问题一直是分歧严重的领域,农产品领域的分歧尤为尖锐。概括来说,最难调和的分歧焦点在于:以巴西、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大幅度削减农产品补贴和关税;而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主张,作为交换,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尤其是服务贸易市场。对此,拉米本人曾用“三个死结”来形容:欧盟需要降低农产品关税;美国需要削减农业补贴;发展中国家则需降低非农产品关税。但是,三方对各自让步的期待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巨大差距,而且都不愿率先采取行动。

由于欧盟和美国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者涵盖8亿世界最富裕人口,它们的GDP和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一半和三分之一,因而美欧一旦成功签署协议,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全球贸易的游戏规则。在另一些人看来,这项贸易谈判还具有比单纯的经济重要和深远得多的政治价值,堪称“天作之合”。众所周知,欧盟和美国都属于纯粹意义上的“西方”,它们在经济上的紧密联姻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业已存在的西方政治军事联盟的内部团结,从而增强西方对21世纪的塑造能力。

目前仅亚太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就还有如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此外,据报道,“金砖国家”也有在内部启动自由贸易谈判的考量。

虽然拉米等WTO高官对外大度地表示,这些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与WTO可以并行不悖。但更多人却不无理由地担心,它们会排挤与第三方的贸易。在WTO前总干事萨瑟兰看来,这些协定虽然符合有关国家的利益,但会损害整个全球贸易体系。

事实上,对一些谈判方来说,TTIP和TPP最重要的吸引力可能恰恰在于能够将中国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排斥在外。有人甚至认为,正是中国因素促使美国决定开启TTIP和TPP谈判,因为它们的战略目标都是为了设置更高的监管标准,遏制中国的崛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今年2月就曾表示,倘若欧洲和美国不敲定这份为贸易和科技设定共